

狂龍飛鷹



古龍著〈中〉

沈阳出版社

狂龙飞鹰

古 龙 著

中



沈 阳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章	玉兰双姝·····	(1)
第二章	圣泉镇·····	(51)
第三章	是是非非·····	(104)
第四章	圣水风波·····	(165)
第五章	狂龙与飞鹰·····	(262)
第六章	恩恩怨怨·····	(383)
第七章	深入第一堡·····	(489)
第八章	神刀堂·····	(603)
第九章	反目成仇·····	(736)
第十章	剑不留痕人有情·····	(877)

第六章 恩恩怨怨

丁峰望着退走的敌人，丁峰脸上泛起了笑意道：“原本是一场殊死之战，但却没有想到，这狂龙、飞鹰，竟然会闹一个虎头蛇尾而去。”

马良道：“刚才，那一道突起的水波，一下子弄翻了几艘快舟，才是他们撤走的真正原因。”

兰白道：“是什么人帮了咱们一个大忙。”

丁峰道：“不像是人。”

兰白道：“不是人是什么？难道还有什么怪物不成。”

丁峰道：“实在有些像怪物，只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怪物？”

玉翠道：“贵堡主算无遗策，是不是他布下的伏兵？”

叶长青道：“大概是吧！强敌已退，咱们该好好休息一下，由昨夜忙到现在，大家都提着一口气，这口气不能永远提着，丁峰，传谕下去，要他们好好吃一顿，睡一觉。”

丁峰应声而去。

玉翠道：“叶兄，狂龙、飞鹰实力未损，他们会很快再来。”

叶长青道：“我知道，他们再来的时候，必然更难应付……”

玉翠接道：“这是生死之战，我不杀敌，敌便杀我，希望你

们以后记着这件事，再有杀死强敌的机会时，千万慈悲不得。”

叶长青苦笑一下忖道：“狂龙章超如果是那样容易杀的人，又怎会成一方霸主。”

这一战，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他杀死狂龙章超的机会在追魂第六剑，但却被章超两个武士代替章超而死，他内力不如章超。

追魂七剑的变化，也许高明一些，但久战之后，内力大损，已无法把剑势速度增快。

夏杀道：“在下的意思，咱们也该先回到画舫上休息一下，至少，狂龙、飞鹰在一个时辰内，不会再来。”

叶长青点点头。

兰白望着浩瀚的湖水，叹息一声，道：“姊姊，错过了今日的放手一战，只怕咱们要死在毒药之下了。”

她想到了还有数日即将结束的生命，不禁黯然神伤。

那是一种自惜自怜的悲哀，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而言之，生命是那么美好。

可惜的是，这一朵未开放的蓓蕾，却即将枯萎。

花谢了，明年还会再开，但人呢？

人死了，还会有来生。

来生是那么渺茫，那么不可捉摸。

两行清泪，缓缓流下来，挂在兰白的双颊上。

湖风飘起了她的长发。

鸦口刀已跌落在地上，整个人也僵立在那里。

玉翠缓步行了过去，轻轻叹息一声，道：“妹妹，你在想什么？”

兰白举起衣袖，拭去脸上的泪痕，道：“我在看那湖水中的

艳阳，好明亮，好耀目，我没有感觉到它那么可爱过。”

玉翠道：“那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的机会不多了。”

兰白道：“姊姊，我该早些出手的，就算飞鹰杀了我，我也能刺中他一刀。”

玉翠道：“已经过去了，妹妹，也许，我们还有拼命的机会，走！咱们回去吧？”

夏杀悄然走了。

叶长青仍然静静地站在那里。

一向对玉翠百依百顺的兰白，此刻却突然很固执，摇摇头道：“回哪里去呢？哪里是我家？这里和画舫上有什么不同呢？姊姊，让我留在这里吧！我要看看黄昏时那满天晚霞，我要看夕阳残照时，那种凄幽的美丽。”

玉翠轻轻叹息一声，道：“都是我这作姊姊的不好，我不能保护你，使你免于受到伤害……”

兰白接道：“翠姊，我不是怕死，我只是觉着这样等死有些不值。”

叶长青缓步行了过来，接道：“希望敝堡主这一两天能到。”

兰白道：“他来了又能怎样？”

叶长青道：“敝堡主博学多才，也许他能医治你们身中之毒。”

兰白凄凉一笑，道：“叶大哥，这希望很渺茫，对方用的是独门配制的毒药，就算是江湖上第一流的解毒高手，一时之间，也无法配制成解毒药物出来。”

叶长青点点头。

玉翠道：“叶兄，我了解兰白，她说的是实话，她并不怕死，

这些年来，我们姊妹常常面对着死亡，只是，她一直没有好好地活过，十八岁的女孩，还没有完全体会到人生，却就要死了。”

叶长青道：“我明白，现在，还有解药维持几天，我们也许能研究出一个办法来？”

玉翠微微一笑道：“战阵搏杀，慷慨赴死，断魂于锋镝之下，凭一股豪壮之气，并不难，但要每日坐等死亡，这日子实在很难过，别说兰白了，就是我，也有些承受不住这精神上的折磨。”

叶长青道：“千古艰难难一死，我能体会得这种心情。”

玉翠道：“叶兄，如果换了你，你如何度过这几天？”

叶长青道：“我会去喝酒，一醉解千愁。”

玉翠道：“可惜，兰白不能喝酒，最好的女儿红，喝到她嘴里也是苦的。”

叶长青道：“这就很难了，毒性未发作前，人是那么清醒，除了一醉之外，很难控制她不去想。”

玉翠道：“数日时光，转眼即过，但在一个等待着死亡的人，这几天都是那么悠长，兰妹无法排遣这些时间，所以，她很苦恼。”

叶长青道：“可惜，在下也无法帮忙。”

玉翠淡淡一笑道：“叶兄，事实上，你是唯一能帮忙的人。”

叶长青道：“我……”

玉翠接道：“欢乐易快，良宵苦短，难道你还瞧不出兰妹对你的心意么？就是这几天时光，她已经没有以后、未来，叶兄，你如果愿意，你可以使她这几天得到欢乐，含笑九泉。”

叶长青道：“我，真有那么大的力量？”

玉翠道：“我相信有，叶兄何不试试？”

叶长青沉吟了一阵，道：“兰姑娘娇如春花，别说要我陪她几天，就是陪她三年五载，也是求之不得，我叶某人，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过去可以，可是现在不行。”

玉翠默然。

叶长青苦笑一下，道：“我现在是阴阳堡的剑使，带着这么多的人手，何况，飞鹰、狂龙随时会卷土重来，我怎能不顾大局，自得其乐。”

玉翠道：“我知道你的处境很难，但你总不能眼睁睁年看她身受煎熬，置之不理。”

这时，兰白已直向湖中行去，水已及腰。

玉翠吃了一惊，急道：“快去叫她上来。”

此时此情，叶长青已无法多想，急追过去，一面叫道：“兰白，你要干什么？”

他身法快速，说出口，人已追到身侧，一把抓住了兰白的右臂。

兰白回眸一笑，道：“我觉得好热好热，想在水里泡一泡。”

叶长青拖着她上了岸，道：“湖水犹带寒意，哪里会热，快回去换衣服。”

兰白摇摇头道：“我心烦，叶大哥，别管我好么？这些年我一直听翠姊的话，她要我做什么，我从来不问为什么。现在，我快要死了，能不能让我自作一次主张？”

叶长青叹息一声，道：“兰白，这和你姊姊何关呢？”

兰白道：“我知道，是翠姊要你拉我上来的。”

玉翠没有跟来，而且，人也走得踪影不见。

叶长青道：“这不关玉翠的事，兰白，不要做傻事，江湖上

的事，变化万千，也许我们能在你毒发之前，取到解药。”

兰白道：“取到解药干什么？”

叶长青道：“解你们身中之毒啊！”

兰白道：“不用了，过去，我不晓得，一切都听翠姊的，这几天来，我自己开始用心去想，想了很多事，想想我和姊姊过去为银钱杀人，心里好难过，叶大哥，我长了这么大，从来没有一件事，留给我一个美丽的回忆，好丑恶的过去，好痛苦的人生，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

她说得似是而非，充满了痛悔。

叶长青道：“兰白，过去的别想了，以后……”

想到几日后即将毒发而死，哪里还有以后，他突然住口不言。

兰白眨动了一下眼睛，道：“叶大哥，你要说什么？”

叶长青道：“我在想一个人的生死……”

兰白笑一笑，接道：“大哥，我们不要谈生死大事，我是真的并不怕死，想想看，我的生命虽然短促一些，但我自己也觉着该死，我这点年纪，已经谋害了不少的人，天理昭彰，应该有报应了。”

叶长青道：“兰白，你有这种置生死度外的胸襟，很叫人敬佩。”

兰白笑道：“我虽然不怕死，但我却不想等待着毒发时的痛苦。”

叶长青心中暗道：“她虽说不谈生死，但毕竟生死是人生大事，如果说一个人能完全看开它，谈何容易。”

他心中念转，口里哦了一声，道：“兰姑娘的意思是……”

兰白道：“我在想，如是我早死一天，不是可以免去那毒发

死亡的痛苦么？”

叶长青道：“早死一天，……”

兰白接道：“对！我要自己选择一个死亡的方法，死得干脆脆，而且，我也希望翠姊能够同意我的想法，我幼失父母，生平无知己，只有依附翠姊姊，生前是好姊妹，死后并骨同穴，也是我唯一的安慰了。”

叶长青自己不能为她解毒，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只好笑一笑，道：“这倒是很新的想法，在下也觉着没什么不对。”

兰白道：“好极啦，叶大哥也同意我的想法，我就告诉翠姊姊去，这些年来，我一切都遵照着翠姊姊的吩咐办事，想不到，我在临死之前，竟然会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来。”

叶长青道：“兰姑娘，不管怎么说，你们姊妹中毒之事，和我有关，我心中十分不安，我又无法解去你们身中之毒，我如能稍尽绵薄，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兰白笑一笑，道：“你要帮我忙？”

叶长青道：“在下希望能为姑娘一尽心力。”

兰白沉吟了一阵，道：“本来，我是想请你帮点忙的，不过，现在，似乎是有点不行了。”

叶长青道：“什么事，你说吧！”

兰白道：“我希望你能陪陪我，但在强敌当前，随时可能发生事情，这个心愿，只怕是很难得偿了。”

叶长青沉吟了一阵，道：“兰白，在可能的情形下，我尽量抽时间，现在，咱们回去吧，玉翠还在画舫上等你。”

兰白点点头，转身行去，行动之间，变得十分柔顺。

叶长青紧随身后，低声道：“兰白，你心中还想些什么？”

兰白道：“我在想，我该不该再做一件事？”

叶长青道：“兰白，我会尽量想办法，去找解药，不过，我没有什么把握，所以，不敢向你作什么承诺……”

兰白接道：“我不寄望奇迹，叶大哥，别为此事发愁。”

叶长青道：“唉！你想再做一件什么事？”

兰白道：“过一夜洞房花烛。”

叶长青听了一怔，道：“洞房花烛，这地方……”

兰白接道：“我不是真的要大锣大鼓地坐花桥，和人家拜堂成亲，我是在想，在我死去之前，希望心里接纳一个男人。”

叶长青道：“哦？”

兰白道：“我要他印在我的心上，带入九泉之下，自然，我也有报偿给他。”

叶长青道：“什么报偿？”

兰白道：“一个纯洁的身体。”

叶长青明白了，她希望在死去之前，尝试一下人生。

兰白接道：“我两手血腥，但身体仍然是玉洁冰清，我不知，我清白来清白去，还是带一份人间的柔情再去，这问题好恼人，叶大哥，你能不能给我以指点？”

叶长青道：“我……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好简单，但也很深奥，是欢乐、也是遗憾。”

兰白缓缓垂下头去，脸上泛起一片羞意，道：“叶大哥，你是不是有些看不起我？”

叶长青道：“没有，对你们过去的作为，我听到过很多的传言。但我见到你们之后，发觉了并不像传言那么回事，至少，你有是非之心，……”

叶长青突然停下脚步，转过了身子，

兰白也有警觉，疾快回头。

只见一艘小舟，乘风破浪而来。
船头上站着一人，正是何寒衣。

叶长青高声叫道：“何兄小心，……”
晚了，何寒衣的快舟，已然驰近湖畔，撞上了丁峰布下的暗礁。

砰然一声，小舟破裂。

这时，何寒衣的小舟距离湖岸，还有两丈左右，就在小舟破裂的同时，何寒衣飞身而起，轻飘地落在湖岸。

那操舟人水里功夫不错，他不能像何寒衣飞跃登岸，但却从水里游了上来。

叶长青迎了上来，道：“何兄，受惊了。”

何寒衣道：“你们布置的暗礁？”

叶长青道：“是丁峰的杰作。”

何寒衣道：“这个人很有头脑……”

何寒衣语声一顿，接道：“兄弟赶援来迟，但叶兄却击退了狂龙、飞鹰。”

叶长青道：“小弟不敢居功，一是兄弟们同心合力，二来是暗有帮助力。”

何寒衣：“暗有帮助力，什么人？”

叶长青道：“这个，兄弟也不太清楚……”

叶长青话题一转，接道：“堡主会来么？”

何寒衣道：“如若日落之前不能到，恐怕就不会来了，叶兄有什么事？”

叶长青道：“玉兰双姝身中奇毒，就在这几天内发作。”

何寒衣微微一笑道：“兄弟如若不是为这件事情耽误，可

以早到半个时辰。”

叶长青喜道：“怎么？何兄已经有了了解毒之法？”

何寒衣笑道：“法子灵不灵，还要试过才知。”

回过兰白一眼，道：“兰姑娘，贵姊妹是否愿意加入阴阳堡？”

兰白道：“如若我们姊妹真能留得性命，自然可以加入阴阳堡，如是身中之毒无法解去，那也不用多此一举了。”

何寒衣道：“这个自然……”

目光转注叶长青身上，接道：“叶兄，事情又有了一些变化……”

叶长青道：“什么变化？”

何寒衣道：“堡主查看圣水，苦思一日夜，似乎是想出了一点内情，但他还不能完全了解，决心去向两位前辈请教，我看他神色凝重，这件事只怕是关系很大。”

叶长青道：“何兄，这圣水已流入江湖不少年，难道，它的作用，还是一个秘密么？”

何寒衣点点头。

叶长青道：“其实，查不到这些圣水的去处，就是查出隐密，也可以了解十之七八。”

何寒衣道：“问题就在真正的去处，很难查，很多的江湖组合，去购得圣水，但他们并非自用。”

叶长青道：“如果他们也不知道圣水的作用，那又何苦抢购圣水呢？”

何寒衣道：“转卖，堡主怀疑圣水的去处，都流向一源。”

叶长青苦笑一下，道：“何兄，咱们为圣水拼命，但连看也没有看到过圣水的样子。”

何寒衣笑一笑，道：“其实圣水并不好看。”

叶长青道：“何兄看到了？”

何寒衣道：“不错，我看到了，那只是一种洗金色的水……”

何寒衣放低了声音，接道：“堡主如若今夜能到，他会亲自告诉你事情的计划，这件事，要借重玉兰双姊很多，还要叶兄多下点工夫了。”

叶长青叹息一声，道：“她们已经对阴阳堡有了一份默契和情感，如真有用她们的地方，我相信，她们会全力以赴，不过，最好能解去她们的毒伤。”

何寒衣道：“玉兰双姊中毒的事，我已经告诉了堡主，堡主给了我两粒药物，这两粒丹药，听说可以解很多种毒，但能不能解得她们姊妹身中之毒，兄弟也没有把握，不过，这种丹药，至少可以延迟毒性发作的时间。”

叶长青道：“能够延迟好久？”

何寒衣道：“七至十日。”

叶长青道：“如是药不对症，七到十日之后，还会发作了？”

何寒衣点点头。

叶长青道：“难道堡主也不能解决么？”

何寒衣道：“堡主确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不过，他不是万能，真正要找出解毒药物，必须要给他时间。我想，这件事不会难住他，只是他现在太忙了。”

叶长青道：“如若咱们要用玉兰双姊，这倒是对她们的一个很好的施恩机会。”

何寒衣缓缓由怀中取出两粒丹丸，道：“这两粒药丸，你拿去交给她们，让她们先服下去看看反应如何？堡主说，这种药

物，可解数十种奇毒，也许玉兰双姝身之毒，会被这种药物解了呢！”

叶长青道：“现在也只有先碰碰运气了……”

他放低了声音，接道：“何兄，这地方住的外人，惊退狂龙、飞鹰，她帮了很大的忙。”

何寒衣怔了一怔，道：“什么人？”

叶长青简略地说明了经过。

何寒衣沉吟了一阵，道：“既然她们不愿现身和我们相见，最好，暂时先别惊动她们，见过堡主之后，再作道理。”

这时兰白远远避去。

叶长青吁一口气，道：“何兄，咱们阴阳堡主的实力，是不是可以和高天健放手一拼呢？”

何寒衣道：“好象不行，高天健羽翼已成，堡主苦思了一日夜，觉着只有一个对付他的办法。”

叶长青道：“什么办法？”

何寒衣道：“先削去他的部分实力，也就是说个个击破。”

叶长青道：“和飞鹰、狂龙一战之后，我发觉了一件事。”

何寒衣道：“什么事？”

叶长青道：“可以想法子把他们收为我用。”

何寒衣道：“英雄所见略同，堡主也正是这个意思。”

叶长青道：“何兄，那控制圣水的，也是高天健的人么？”

何寒衣道：“这就是堡主近日花去心血最多的地方，他们是另一股势力，目下江湖上鼎足而立的，就是高天健、阴阳堡，和那股莫可捉摸的势力。”

叶长青道：“还没有查出他们的身份由来么？”

何寒衣道：“堡主好像已经有了点眉目，等他解开了圣水

之秘，大概就可以肯定那股神秘势力的由来了。”

叶长青道：“奇怪的是，高天健怎么会容许这样一个神秘的势力存在呢？”

何寒衣道：“这批人只在制造圣水，和高天健还没有很直接的冲突……”

何寒衣笑一笑接道：“堡主查清楚他的身份由来之后，就会想法子引起他们之间的冲突。”

叶长青道：“何兄，近年来，江湖上的变迁很大，我想不通，少林、武当，这些正派大门户，怎会坐视不管？”

何寒衣道：“唉！少林寺，二十年前，发生了一次内争，伤了不少的元气，这些年，还在整顿，不问江湖中事，至于武当，那就很难说了。”

叶长青道：“很难说了？什么意思？”

何寒衣道：“堡主担心的是，武当派可能已为高天健所控制。”

叶长青道：“这就难怪了。”

何寒衣道：“高天健的聪明，就在他能够把自己的属下，变成了很多股不同的组织，有名正言顺的镖局，也有潜隐江湖的黑道组织。看上去，这些人和他都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除了那些组织中的首脑人物之外，大都不知内情。”

叶长青道：“一个人，在江湖上建立了不同的势力、组织，作不同的事，这个人实在聪明得很。”

何寒衣道：“他不但聪明，还要很有能力，所以，他才能建立那么强大的实力，江湖上敢和他作对的，除了咱们阴阳堡之外，再无别的人了。”

叶长青道：“何兄，兄弟阅历不够，论事失之偏激，我有一

个想法，不知道能否适用？”

何寒衣道：“叶兄有什么高见？”

叶长青道：“擒贼擒王，咱们既然要对付高天健，为什么不
一举把他杀了？”

何寒衣道：“高天健如果是这么容易杀的，他就不必创造
出这么强大的实力。”

叶长青道：“至少，咱们可以找到他居住之处，全力一搏，
杀了高天健，树倒猢猻散，他的四大镖局，和那些黑道组织，失
去领导人，也就没有什么大作了。”

何寒衣道：“第一，他的行踪无定，很难查明，听说，他有三个
替身，同时在四个地方出现过，第二，他的住处，表面上看不
出什么防备，但骨子里却是防范森严，单是想找到他，就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叶长青道：“哦！”

何寒衣神情突然变得十分严肃，缓缓说道：“叶兄，堡主的
智略如何？”

叶长青道：“强过兄弟十倍。”

何寒衣道：“我跟了堡主不少年，不论遇上什么困难大事，
他都能从容应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有为难的神色。”

叶长青怔了一怔，道：“难道，堡主遇上了什么为难的大
事？”

何寒衣道：“每一次，我和他见面时，他总是充满着欢愉，
但这一次，我看出了他是强颜欢笑。”

叶长青道：“什么事呢？”

何寒衣道：“我问过他，但他不肯说。”

叶长青道：“何兄的意思呢？”